

20140920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教導行善叫做勸
制止行惡叫做誡
如來教法不離此
經藏屬勸行眾善
律藏屬誡防諸惡
論藏詮辯修證法

瞭解吧！我們讀經，「經、律、論」這是我們修行三項要瞭解的事情。我們一切從佛說法，「佛陀所說的法，累積起來就稱為『經』」。「經典」就是在教導我們，「行善勸法的門」。勸我們要如何行善，因緣果報呀！如是因、如是果、如是報，做善者得善報。「諸惡莫作，所以就來制止行惡，這叫做『誡』」。「勸和誡屬於經典，佛所說的教法，大小乘法通稱為『勸』、『誡』，不離開這兩項。」教導我們如何「行善」，教導我們如何來「止惡」。行善、止惡這就是我們最重要的根本，不只是佛這樣教，孔夫子應該也是這樣教，其它的宗教應該也是這樣教。所以世間「一切善法」無不都是「勸誡」，這是很平常的教育。雖然是很平常的教育，卻在我們的生活中，往往將這平常的教育，就會被忘記了。或者是環境，有什麼樣的惡劣環境，使人的意志墮落，這也是有的！就在經典中，有一段這樣的故事。

過去有一個國家，這個小國中，有一位宰相，這位宰相長年身有病痛。因身體病痛，拖磨很久，就向國王說，我不如歸鄉，好好養病。國王准了，准他歸鄉養病，但是回到家中，病，一直受病拖磨，也過了很多年。這位宰相的孩子還小，幾年來一直吃藥，家財因為這病，很貴的藥也同樣買來服用。不用多久，幾年後，家財用盡，人也因病而死。家道就此一直墮落，因為沒有收入，傭人又多，慢慢家庭就這樣中落下去。母親也過世了，當時孩子還在少年時，才十幾歲而已，父母前後去世。家庭的家丁，也覺得這家庭，已沒什麼好留戀，傭人也慢慢散去。這個家庭單丁一子，這樣的生活，已經不知用什麼方式再生活下去，十幾歲的小孩要怎麼辦？所以一直流落，生活很貧困，撿東西來吃等等。

隨著年紀越來越大，家庭裡能夠賣、能夠當的家產，也用很便宜的價格，一直變賣掉，最後變成孤單一個人。生活流落於非常貧困之中，有一回他就這樣想，要怎樣可以維持這個生命？慢慢的，年齡已經到青年，已二十多歲了。我這樣的年齡，家庭經這麼多年的墮落，

我無法振作家庭，父親是堂堂宰相，但歸鄉回來之後，就沒有什麼朋友可來幫忙，也沒有那個意，想去求人。一直到十分潦倒的時候，為了維持生命，不如「去偷」，想去當小偷。但再細想，當賊！唉呀，很多貧困的人，生活很貧窮。我如果去偷他們的東西，是不是讓他們更貧窮，害他們沒有東西可吃，害他們冷跟餓，不行，我不能向普通人家去搶、去偷。想一想，國王財物寶貝很多，我若去偷國王宮裡的東西，對國王來說沒有損失，所以主意打定了。

他身體很強壯，也很有腦筋，就把自己裝扮成很威武的形態。用裝箭的筒子，二個筒子，就將它搯起來，助長他威武的氣派。用竹子插在箭筒中，彷彿有箭，再帶著一把刀，想要助長他勇猛的氣魄，就這樣走到宮內。入到宮內，其實國王還沒睡，覺得有人進到宮裡，他不敢作聲，就這樣靜靜的觀察，看這個人到底進來做什麼？原來是要偷東西，將國王璽珞、珠寶跟衣服，這樣搜刮成一包。拿好之後，看到房間裡有一盆水，那個時候口很渴，就把這盆水拿來喝，想到這筒子裡，箭筒裡面「有土」，因為他想，裝一點土，插幾枝竹子，這樣搯起來，感覺較有份量，才不會因兩個筒子太輕，搖來搖去，所以在筒子裡放土。看到那一桶水，他靈機一動，將筒子裡的土拿來拌水喝下去。喝下去之後，有一種感覺，有飽跟滿足的感覺。那時候自己恍然大悟，這種「塵沙的水」喝下去就會飽，何況說大地的草和果。不管是青草或野果，其實我都會飽，只要會飽就好，何必流落來當賊呢？我的父親在的時候，絕對不允許我做出這樣的事情。想到父親、母親，在他還是孩子時的教育，雖然父母過世也十幾年了，自己年齡也長大了，不應該違背父母的教育。在那個地方，自己很懺悔，於是就空手，輕輕離開了皇宮。

這個國王，將他的舉動一一看在眼裡。看他這樣的柔順，這樣離開了，就趕緊叫人去探聽，去跟蹤，看這年輕人到底去了哪裡？跟到他所住的地方，原來已沒房子了，就住在樹下石洞中。問他是怎麼了？他覺得很慚愧，就從他如何覺得，本來想當賊，來療治肚子的飢餓。但是喝一些水攪一些沙土，這樣也可以滿足。所以我都沒偷東西，你不用來抓我，我並沒偷東西！但是來的人說，不管你有沒有偷東西，你都要到國王面前表達。所以這位年輕人到國王面前，國王問他，他就從頭說起，小時候父母這樣教育，我不應該在現在，家庭衰落後，做出這樣行為。就問他，你年年這樣，怎麼不去勞作？他就說，我父親原本是宰相，國王你座前的宰相，只是他病了，長期受病拖磨，所以他回鄉。平時靠著父親宰相的奉祿生活，但久病之後，家財用完，父親死了。接下來母親也病了，用盡了家財，所以父母都往

生後，家中也已是貧窮，家財散盡了。我只好販賣家中的東西，一直維持到現在。

這個時候，想要去做什麼工作，沒有人介紹。想去勞作，我的身份是宰相之子，我這樣想，這樣有失父母的體面。所以飢餓不堪忍，才會做出，向國王宮中偷取（東西）。國王問他，你難道沒有跟老百姓偷？他就講出，老百姓有的人生活也不好過，我若偷他的食，或是他的物，對一般生活的人影響比較大。因為國王你的家財，你的財產豐富，我如果小小偷一點，對國王沒損失。國王聽了，坦白呀！這樣坦白的年輕人，一表人才，且從小一直到少年的時候，都受到很好的教育。就算是做犯法的事，也會想到父母，想到父母教育，不應該做的範圍。尤其是這樣「少欲」，一盆的水伴著泥沙，這樣也能滿足，這是一位賢人。所以國王很歡喜，你父親本來就是宰相，看你一表人才，也受過父親教育。你應該繼承父親的宰相位，所以你要趕緊入皇宮來，我找人趕緊教育你，讓你瞭解宮廷國政，然後你就可以繼承父親宰相的位置，這年輕人很感恩。這一段的故事，就知道人在一個環境中，往往會起心「不規則」。但是人性本善，堂堂是一個宰相的孩子，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。原來人的生活這麼的簡單，一杯水，一把泥土，這樣攪水就能飽了！

我們如果聽到土攪水可以飽，大家應該會相信，海地不就有賣土餅，吃土餅止飢。有一種土，攪水揉一揉，就可以做一塊餅，我們曾拜託他們，把餅帶回台灣。在高雄也請幾個人試試看，原來就是沙沙的土，含在口中，沒什麼味道，只覺沙沙的，因為他是泥土，當然是沙沙的，當然水攪一攪它會變得QQ的。年輕人覺得吃土也會飽，何況說大地青草或是野果，我也可以活下去，我為什麼要做偷竊的事情。這念心起了，他輕輕離開，這個動作，讓國王很感動。這種知過能改，起心但是沒有犯，並沒有偷東西出去，即時改過，這就是人才。這就是「教」，平常就是要教導，行善，這勸，可見小時候父母的教育，內心有這樣受過教，不敢作惡的事情，已經有教誡在。「如來教法不離此」，如來的教法也是這樣。小孩要從小教育，長大就要時時警惕，不要做錯誤的事情。這是一切「經藏所屬」，那就是「勸行眾善」。

再來，「律藏」是屬於「誡」，誡是預防諸惡，防惡止非，止惡防非都可以說。心念若有什麼不規則，要趕緊預防，不可以犯錯。跟這年輕人一樣，有防範的心，防非止惡。「不對的事情，我要趕緊預防不要去做。這惡的事情，我要趕緊停止下來。這就像『律藏』，律藏就是

我們要防非止惡。」

「論藏詮辯修證法」，這個法是佛這樣說，大家吸收之後，互相研究，再加上自己的心得，將法彼此討論等等。「聽了之後瞭解，這叫做『證』，證明這個法對我的用途，讓我有什麼感受等等，這是論。」所以經、律、論稱為「三藏」。我們已經聽幾部經了呢？《藥師經》、《佛遺教經》、《無量義經》，好幾本經都聽過了。我們現在在《法華經》裡，從〈序品〉一直到現在是〈信解品〉，我們已經可以瞭解種種譬喻言辭，可以法入心來。所以我們來看它的經文，前面已經譬喻窮子，來到長者的家，來到門邊了！看到裡面威風，他害怕開始轉頭要走，因為這種場面，不是我有辦法可以討吃（乞食）的地點。所以我要趕緊離開，「回歸貧里」，能夠讓我自由，生活過的去就好，所以他就趕緊離開。長者已經看到孩子身影，孩子又跑掉，趕緊叫人去找，想要把他找回來。所以「即遣傍人，急追將還。」下面的文接下來說

經文：「爾時使者，疾走往捉。窮子驚愕，稱怨大喚，我不相犯，何為見捉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爾時使者，疾走往捉」；時機會合，喻大乘法，明義顯露正直，用此赴機，疾趣急往教化勸誡菩提，亦能令彼疾入菩提。故云：爾時使者，疾走往捉。

因為長者只看到孩子要跑掉了，很著急，就說趕緊趕緊去叫人把他找回來。所以出去的人，也不知道這個人到底是誰，所以看到人就拉著他，要把他拖回去。這貧窮的孩子，已經受驚嚇了，前面看到的境界，是王或是王等，這是什麼樣的家庭？這麼多人，這麼威風，現在要離開，被人捉到，開始很害怕。「稱怨大喚」，在那裡大聲叫：「我不相犯」。我只是站在那裡，我又沒有做壞事，為什麼你們要抓我？就這樣一直喊、一直叫。這就表示「時機會合了」，父親找孩子，孩子經幾十年後，慢慢靠近父親所住地方。這個「機」，就表示佛陀數十年教育，就是要等待弟子的根機開大，希望可以契機接納大法。看起來已經慢慢在體會了，如舍利弗、如須菩提、目犍連、磨訶迦葉等等，已經開始體會了。

所以「明義顯露正直」，趕緊要人去將他帶回來，就是這個法很直接。很直接的法，就像趕緊要把這個人叫回來一樣。所以直，正直！

而且「用此赴機」，直接這樣就要把他抓回來，「疾趣急往教化勸誡菩提」，這種趕緊要將他叫回來，這太過於直接。「本來是在小乘教中，佛陀常常在『讚歎』，這十大弟子都有優點，同意他們過去所修的法，為什麼來到《法華經》，就排斥掉小乘？」因為佛陀已經開始，「三合一，已經除三歸一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他已經合而為一」。忽然間，叫他們「捨小就大」，好像是太直接了。所以「亦能令彼疾入菩提」，要趕緊，就是不讓他只在小乘，獨善其身。要將他們「勸誡」，「勸」就是你應該要投入人群中，你要好好將煩惱斷除。你就要在人群中，不受人群影響，這叫做誡。「在五濁中，你要入人群去救濟眾生，同時不受眾生所影響。所以你要趕緊進去，這種『勸誡』，『勸』為善，為大地眾生造福人群。『誡』就是你已經斷盡煩惱，不要再受這些眾生紛紛擾擾的無明染著，這是勸誡。這段文完全在於勸誡，很直接的勸誡。」

所以「亦能令彼」，「彼」就是說「趕緊遣人去帶回來」。也就是「法直接就是這樣說出去」，你們過去修的小乘法，「不對！」現在要歸入大乘法。就是這樣很直接，就是期待他們能夠「疾入菩提」，因為時間不多，就是要趕緊說，你要趕緊進入菩提道。「菩提就是覺」，你應該要大覺悟，不是小覺，要大覺悟。「大覺悟」還要再成就「有情」，那就是「菩薩道」。所以才稱為「爾時使者，疾走往捉」。「使者」我們昨天說過了，就是「菩薩和法，『菩薩』就是可以接受的人。『法』就是可以普被，可以用在人群中，可以接受，可以用，『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』，這種能受、能付出。所以『爾時使者』，使者就是菩薩，『疾走往捉』，那就是法很快，很直接！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窮子驚愕，稱怨大喚」；譬勸教缺緣機未熟，縱昔曾發大心，然廢久不憶，忽聞大教，無心意願故驚愕，稱怨大喚。

這就是譬喻「窮子驚愕，稱怨大喚」，唉呀！我不要啦！這就是譬喻。「勸教缺緣機未熟」，在勸教時，就是缺了緣，且根機也還沒熟。佛陀就是因為看這些根機，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成熟？「機緣」，大家怎還「守在小乘」？所以佛陀很著急，趕緊要讓大家能夠「入菩提大道」。直接向大家說，要好好行菩薩道，但是機緣未熟，才讓這些孩子成為窮子。讓這些弟子，還是法還沒有很豐富，還沒有真正具備一切生死大事。只是取著在小生死而已，還沒有體會到與大地眾生共生息，這種的生命，大體還沒能完全瞭解，所以「缺緣機未熟」。「縱」，

過去就是讓他們「放縱」，因為過去，這些都是發過大心的人。「每個人修行都發過大心，發大心之後，就慢慢懈怠了。我相信大家如果自我反省，應該都有！開始要修行，這『壯志』，絕對大家都很勇猛，但慢慢就會『懈怠』。」他們也這樣說，須菩提他們就說，「佛陀說法已久，我們已經很疲倦，我們聽得很累了。」這就是他沒將法入心，沒提起興趣，所以慢慢就懈怠了。

所以「廢久不憶」，已經荒廢掉了。這修行很強盛的心，慢慢一直荒廢去了，荒廢了很久。「光佛陀講經已四十幾年，何況說生生世世的荒廢，還要更久。」所以本來是「發大心」，但「廢久不憶」，已經忘記當初我們是發什麼心來。「忽聞大教」，忽然間聽到這大教法，「無心意願」。聽到要入人群度眾生，「我就沒這個心，沒這意願」。所以就表達有反抗的心，那就叫做「驚愕，稱怨大喚。」所以他會害怕，我怎有辦法，我根本沒這個志願要入人群，我沒這個能力，忽然要我做這個事情，我會害怕！所以他就「稱怨大喚」，你沒事強迫我做，我就沒這志願。「小乘的人，二乘就是聲聞、緣覺這樣的人，『以煩惱為怨，生死為苦』。因為煩惱，我好不容易才斷了煩惱，我就是不要跟人群會合，不要跟人群交纏，現在又叫我行菩薩道，這種入人群中怎麼會沒有煩惱。我好不容易斷了煩惱，往生時我就入滅了，我就不用再來人間。為什麼叫我還要不斷回入娑婆來度眾生？我苦呀！」

因為我不想跟眾生「攀緣」，現在叫我與眾生攀緣。這樣是攀緣嗎？不是攀緣，「佛陀是要人人跟眾生結善緣」，「造福業，要修福，福不俱全，你要如何度眾生？你不能度眾生，要如何開智慧？你不能開智慧，無福又無慧，你是怎麼成佛？」佛陀是要他們，「取大涅槃」，是大生死，與天地宇宙生命體合為一。這不只是小乘獨善其身，人不管是天人，也有天福享盡下墮人間。「天」也有生死，何況說「人」，何況說「四生六道」，哪有說，沒再有來生的呢？只不過，佛陀要大家顧好這一念心，不要去造惡，一定要行善，「行善就是跟眾生結好緣，造福人群！」

*** 「稱怨大喚」；小乘以煩惱為怨，生死為苦。若勸煩惱即菩提，則大喚稱怨。若聞生死涅槃，則大喚稱苦，故云：稱怨大喚。**

再更大的，名符其實那就是「菩薩道」，這是佛陀的用心。但是弟子還沒很透徹瞭解，過去「沒有瞭解」，所以就會「稱怨大喚」，我就沒興趣，所以稱怨大喚。所以若勸煩惱即菩提，他若知道，這種「勸門」，就是「教育眾生」。其實入人群中，讓你可以不要被人群的

「緣」，不將煩惱放在心中，自然在人群中就不受污染。前面所教育，你應該要斷盡煩惱，「煩惱」、「苦集滅」你都瞭解，你應該修行於道，就是菩薩道。「勸、誠」兩個門，佛陀已經大開了，你要如何止惡？你要如何行善？「勸」，煩惱即菩提，就是說你在人群中，在人群中雖然芸芸眾生有煩惱，其實你的內心，菩提道是明明了了，不會被眾生牽引，我們有我們的道。這「大喚稱怨」，就是這些眾生還沒有透徹瞭解，這個「勸化門」，勸化的教育，還沒很瞭解，他就會「大喚」，因為他不願意做。「稱怨」，我就是不要，「若聞生死涅槃，則大喚稱苦」。我已經好不容易斷了小生死，這樣就好，還要我入人群，無量生世，還要在生死中，所以這樣我叫苦！來人間就是苦，但他就是沒透徹。他若透徹，人間有煩惱，但煩惱即菩提，眾生的煩惱是增長我們智慧。他沒去瞭解到這點，所以他叫苦！我還要來生再來生，「佛陀要他們來生再來生，就是在人群中『修智慧』，在人群中『造福』。這『福慧雙修』，他不瞭解，所以他就會叫苦！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我不相犯，何為見捉」；喻我本不求大乘：即須菩提前所謂：不生一念好樂之心我不樂求大乘，何為用迫捉我。故云我不相犯，何為見捉。

『我不相犯，何為見捉？』我既然沒有做錯，是為什麼？所以譬喻我本不求大乘，就是須菩提前面所講，不生一念好樂之心，我對這大乘法就沒生出一分好樂之心。所以我不好樂求大乘，為什麼要強逼我去做？所以「我不相犯，何為見捉？」我就不想做這事，你為什麼要叫我去做？這是還沒有覺悟之前，須菩提等，他們只是顧在自己生死，沒有其它。各位！發心我們就是要發大心。我們入人群中，是在修福兼修慧，你若不在人群中，這不是叫「攀緣」，我們一定要在人群「結好緣」。好緣在人群中，我們可以學到很多，如何來教化眾生。所以有教，教導行善的「勸」，這「勸門」，門是入門的門，這就叫勸門。這就是教育，用佛陀種種經典，來勸導人人去行善。「誠」就是「誠門」，誠的一道門，教我們如何不要去犯戒，教我們如何要能斷除煩惱。教我們如何入人群而不受人群污染，讓我們的心即是菩提道。這是佛陀教育，雖然是說故事，其實裡面是含著這麼充足的道理。所以人人時時要多用心呀！

【佛典故事】摘自《大莊嚴論經·卷第六（三五）》

* 「抑心不違教法」

過去，有一位宰相過世時，兒子年紀還很小；宰相去世後，家中沒有任何收入，所留下的家產很快就花用殆盡。坐吃山空的宰相之子，過著孤苦無依的生活，又沒有人能為他引薦覲見國王，因此生活窮困潦倒。

宰相子日漸長大，頗有其父之風，才智過人，擁有治理民眾、決斷事情的能力，足以擔任輔佐國王的宰相。及至壯年，體型勇猛強健、相貌端正莊嚴，力大無窮且具備種種才藝。他想：「我現在這麼貧窮，能做些什麼事呢？因為父親的名望，我並不適合從事卑賤的工作。雖然擁有種種才藝，但因為沒有福報，所以無法一展所長。我也想找個工作好好過活，但我並非出生在低下的種姓，不能去做那些卑賤的工作，真是令人苦惱啊！」

宰相子又思惟：「因為業力的牽引，讓我如此地窮困，即使有父母的尊貴家業，卻苦無施展運用之處。低賤的工作很容易找到，但我卻不能去做。既然如此，我乾脆去當個盜賊，反正私下偷偷地做，別人也不會知道。只要作些表面功夫，在腰上繫上二個箭筒，再佩把刀劍，看起來既威武又莊重，就像獅子兒般，勇敢而無所畏懼。」

宰相子決定當盜賊後，又思惟：「如果去偷一般百姓的家，會讓他們貧窮無依，於心不忍。國王擁有無數珍寶，少一點無關緊要，還是到王宮去偷東西吧！」於是，他便前往王宮，進到國王養息的地方。國王發覺盜賊闖入，靜默不敢出聲。宰相子偷了國王的衣服和瓔珞後，先放在國王的床頭旁。當時床頭旁有一盆水，旁邊堆積了一些灰塵。宰相子又飢又渴，以為灰塵是麩粉，便以水和著喝了起來。當他喝完了後，才發現那是灰塵，恍然大悟：「灰塵都可以吃了，何況其他東西？肚子餓了，大不了吃草果腹，又何必當賊呢？這種敗壞道德的事，家父是絕不會去做的。」

於是，宰相子便將原本要偷的財物放下，空手返回家中。國王發現盜賊竟然什麼都沒偷就離開，覺得驚奇，命人找到宰相之子，詢問他：「你冒著生命的危險入宮偷竊，偷到東西了，為何又放回原處，空手而回呢？」

宰相子回答：「大王！小民當時覺得飢渴，誤喝了灰塵水來止飢渴，卻也因此而滅除了盜心。因為在吃了灰塵水後，知道要止息飢渴並不困難，對於自己偷盜的行為感到十分慚愧懺悔，因此發願不再造作惡業。大王！小民並非庶民百姓，而是前宰相的兒子，因為家道中落，才潛入宮中作違法的事。從今日起，我即使喝灰塵水、吃草來果腹，也不會去當違背良心的盜賊。我的父母教導我禮義、家訓，我寧願餓死，也不違背父母的教誨。」

國王聽了宰相子誠心的懺悔後，認為宰相子雖有過錯但知悔改，歡喜讚歎：「貧窮會磨鍊一個人的意志、耐力和慚愧心，無羞恥心的惡人，會為了追求物欲而造作種種惡業。你能夠以慚愧心約束自己，轉化自己的貪念，讓自己不違家法，不致誤入歧途。這是賢者的作為，也承襲了你父親的良善品德，以教禮、道德規範自己，而不被追求物欲的愚癡心所惑。我已經親見你的行為，不需要再花時間去觀察了。你是一個意志堅定，勇健又有智慧的人，而且心地真誠、善良，今日所見實屬難得，我決定讓你擔任宰相，相信你一定能成就比父親更偉大的功業！」